



与年有关(三首)

◎钱雪冰

跟随时光飞奔

到了年底
时光开始加速
不得已 跟随时光飞奔

我们只是急匆匆赶去通知春天
哈哈 又老了一岁

年夜饭

一年一度
爱祖国爱人民的叔叔阿姨
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
回到近乎陌生的老家
短暂而潦草 爱一回
父母准备了数月之久
一顿年夜饭

浑然不觉

低着头 一步一步
你走得信心满怀

一年又一年过去了
转回到出发地
与旧日的脚印重逢
你为什么浑然不觉

心心点灯

◎王嘉祥

这天晚上，我正在灯下爬格子，住在同城的妹妹打来电话：明天是娘的十周年忌日。大姐说，现在疫情严重，你们别回来，我和姐夫为娘上香磕头。大姐又说，娘眼睛不好，已请纸扎匠用红绸缎糊了两只灯笼，明天和其他衣物一起烧给她，让娘在那边提着好走夜路。放下电话，我脑海里渐渐浮现娘多少回打着灯笼，提着油灯、桅灯，多少回走夜路帮助乡邻的往事。

听我奶奶说，娘初嫁到王家时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。生我那年，年轻气盛的父亲正领着一帮穷兄弟在如西地区打游击，鬼子汉奸到处抓他们，迫得父亲东躲西藏。坐月子期间，娘整天担惊受怕整夜哭不停，从此两眼落下病根，白天看不清东西，夜晚更似盲人一般。娘打小忠厚听话，外婆将她的两只小脚硬生生裹成了两只“肉粽子”。娘心地善良，只要听说哪家有了难处，她总伸手援助，为此，村上老人小孩都念她的好。

全国解放那年，刚满6岁的我已有点记事了。那年初夏，村东头辫子爷的儿媳妇生了孩子，因缺少奶水，娃儿不上膘。娘白天在地里干活分不开身，晚上，她把家里积聚的几十只鸡蛋和两斤红糖都装在一只青竹篮里，点亮一盏油灯嘱我提着，又从院内的桃树上掰下一根嫩枝，插在我的帽檐上，说是桃木驱邪，夜里走路野鬼不敢挡道。在忽闪忽闪的油灯下，我们沿着弯曲小路惶惶而行，忽然从麻田里窜出一条大狼狗，朝着油灯一阵狂吠，吓得我的手一哆嗦，将灯油洒

了一地，瞬间我眼前变得一片漆黑。无奈只好牵着娘的衣角，慢慢摸索，终于赶到文秀家，辫子爷见我们一身露水，心疼得说不出话来。父亲排行老二，那时村上人都称我娘二嫂，文秀两代人也顺嘴喊，直夸二嫂有菩萨心肠。

1958年兴修水利，如西地区动员了十几万河工开挖焦港运河。生产队里有个叫水根的单身汉，积极报名上工地，却因身上没棉衣出不了门。娘知道后，翻箱倒柜，找出父亲不常穿的一件藏青色棉袄和一条黑色棉裤，又补齐了缺失的几粒纽扣。晚上找出家里护夜的桅灯，添上煤油、点上火，叫我提着陪她，将御寒衣物送到水根家。水根在工地上卖力挖土挑泥，工程结束后指挥部奖给他一只搪瓷面盆和一条印有“人民公社好”五个红色的白毛巾，他硬要把毛巾送给我娘做头巾，娘摆摆手笑着说：“年轻人做重活计流汗多，你们用得着。”

几度风雨，几度春秋。在村上一代一代人的口中，我娘从二嫂，到二婶，到二奶奶，再后来成了二老太太，辈分越来越大。娘的晚年并不寂寞，父亲走后，姐姐执意把娘从城里接回家，除她和姐夫精心照顾外，逢年过节，村上老老小小总常过来看望二奶奶、二老太太，给娘送上时令食物，有的大娘大婶从大老远的邻村赶来，只为与娘说点陈年旧事，谈谈家长里短。

10年前的腊月初五，娘深夜去世，天空飘着雪花。依照如皋西乡习俗，送老人去殡仪馆火化，要赶在当天清晨烧第一炉，说让老人在

太阳升起时去另一个世界，家里人就大吉大利。从我老家开车到县城西郊的殡仪馆，需两三个时辰，那时，村上还大多是土路，比较宽的中心路上，也只铺了一层薄薄的沙石，虽说主干道上装了路灯，但因电费没着落，只有逢年过节晚上才亮一两个小时。乡村的寒夜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如何才能赶在天亮前把灵柩运走呢？我真一筹莫展。五叔想办法借来一支能装四节电池的手电筒，六叔摘下挂在猪舍里的桅灯，把灯罩擦得锃亮，他们都叫我不要担心，会有办法。

深夜，我守在娘的灵柩旁边，竟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凌晨两点左右，五叔约请的几个壮汉，把灵柩抬上了车，此时，我突然发现，平时乌黑乌黑的中心路上，竟亮着一盏盏马灯。远处，有一支支火把在燃烧，照亮长长的大路，宛若变成了一条有生命的火龙。这是村里人冒着严寒，连夜为娘升灯燃火送行。灵车刚发动正准备上路，突然全村的路灯都齐刷刷亮起来了，把村庄照成一片银色。年轻的村长苗德光动情地说，二奶奶为村上人点了一辈子灯，做了八辈子好事，我们不能让老人最后摸黑上路。

听罢此语，我的心瞬间被点燃了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民间传说，我们每个人头顶上都有一盏灯，人活着，灯就亮着；人死了，灯就灭了。望着大路上无数盏跳动的灯火，与明亮的路灯交相辉映，使我坚信，我娘头顶上那盏灯没有熄灭，她亮着呢，亮在全村人的心里，挂在天堂门前。



人间仙境植物园

◎钱咸华



紫琅诗会



玉兰

心窗
片羽

不忍春节涨价

◎施正辉

涨价是个敏感话题。付款人不赞成涨价，收款方希望涨价。无论认同与否，有些服务收费在春节前后普遍涨价已成惯例，且不可抵挡、难以逆转，除非没有买卖。

壬寅年腊月中旬，我去理发店理发，店家只许我即时付款，不支持消费卡上扣款，价格上涨20元。下旬去洗车，涨价40元，直接微信扫码支付100元，上年同期单价为80元；送一中型宠物狗去洗澡，120元，单次价为平时的两倍，不能使用预付卡；拎了一只羊腿到菜场摊位请摊主斩切成块，35元，高于平时15元；带了一只鸭子去农贸市场杀鸡鸭门店，25元，较上月多付了10元。对于此类涨价，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。

诚然，省钱又不受气的最佳办法就是有些活儿亲力亲为。比如宰鸡鸭，有时间、有本事亲自动手，敢持刀向脖放血、愿烧水浸泡去毛、会开膛破肚洗净，像我这样笨手笨脚的没有个把小时还真搞不定；有时时候把控不准或操作不到位，鸡鸭皮肤破损或脚皮去除不净等尴尬之事大概率发生，且搞得鸡鸭味充斥厨房。又譬如斩羊肉，家里常用的刀俎难以胜任，用力与角度不容易掌握，块儿大小不均、不同部位切法不对，复刀位置不重合出现骨肉细碎，诸多问题让我知难而退。看起来，自己清洗汽车似乎容易些，我两个朋友买车数年均自己动手擦洗。十七八年前刚有汽车时，我曾手持抹布自洗爱车，但总觉得花时长又洗得不彻底，所以习惯于有劳洗车店工人清洗。类似前述服务行业，到了春节前后涨点价早已成为铁定的潜规则，有甘愿多付钱，也有心存不甘的。幸运的是骂声不多，绝大多数人能接受这个无奈的现状。

好在到超市购买刚需的日用品未因过节而涨价，菜场上的菜价居高之日屈指可数，这样，对绝大多数老百姓过节而言影响不大。换个角度思考，国家规定春节这样的国假日上班的话，必须享受三倍工资。所以，理发、杀鸡、洗车等服务收费适度上涨完全能接受，也以心服悦纳为上。市场规律引起的涨价不容置疑，犯规的涨价需要市场的自身节律调整，同时更需要行政管理的力量调控。我并不反对春节前后有些服务收费涨点价，只是不愿看到涨价太离谱，失控到没了天花板。我关心的重点是涨价后的收入分配，是否比较合理地惠及直接付出艰险的一线劳动者。不地道、不合法的涨价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，极有可能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，必将遭人诟病与唾弃。

任何人任何时候做合法事、赚良心钱都无可非议。欢度春节，消费者适当多花些钱购买服务，节省时间与精力，活儿又干得专业漂亮，付钱的、收钱的皆大欢喜，共同图个圆满收官、良好开端和节庆氛围，属于双赢之举。所以，我从不忍春节涨价，对理发、宰鸡等涨价，深表理解；更对合法的涨价、涨价后的合理分配及其对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，充满信心。